

走自己的路

南方壺

期末考結束，走廊上仍常有學生徘徊，可看出有些很忐忑不安。某日中午 YT 衝進我研究室，高興地說“我機統及格了。”

上學年我教系上大二必修的機率與統計，拿到學生名單後，發現有個學號不是我們系的 YT，而且是人文社會科學院的。頗感好奇，我當人那麼多，還會有外系的來修？第一次小考後發考卷，知道她是那一位。她上課都坐很前面，顯得很認真，但考試都考得不太好。那門課裡，學生除大二生外，還有大三、大四及大五。她是大四，大四生也有 7 位，但她與同學間互動不多。勇氣可佳的外系學生，該多關懷些。有一次問了她，才知她是轉系來的。原來她有回看到一位我們系上學生的筆記，覺得我們系老師教書很認真，於是申請轉系過來。雖然教書認真，但老師可並非個個慈眉善目，於是她不少課都得重修。轉系、補修，加上重修，難怪雖進來幾年，仍似未與系上那一年級較熟。

我的課 YT 覺得還可以唸得懂，因這是她第二次修。但也屬於重修的大二必修高等微積分，她就覺得很難。我要她有問題來找我。大四了，還這麼多門大二必修課未完成，頗令我同情。

心在南方

由於 YT 一直沒來，我遂跟她約時間，於是她差不多每星期來我研究室一次。功課之外，我們談話並不多。她很有禮貌，常會問會不會耽誤我太多時間。高微是比較抽象的，當年我修的時候，一開始老師並未開課本，後來經我們要求，那位剛從德國唸完博士回來的老師，才開了一本德文書給我們。不要說台灣買不到（那個年代都是盜版書），有也看不懂。於是常到圖書館東翻西翻，看老師講的題材，那本書有。那一年高微就在懵懵懂懂中度過。女兒大學時，也常為高微所苦。每次 YT 似乎弄懂一些後，我就想，如果女兒以前，能有個老師教她一下就好了。學期結束，公佈成績後，我讓不及格中幾位較前面的補考，她是其中之一，只是仍未能及格。至於她的高微倒是及格了。第二學期她繼續修我的課，又被當掉，新的一學年，機統換老師教，YT 已不再修我的課，我便不常見到她。有日 Ji 回來找我，她是民國 93 年畢業的學生。也就是當高大一無所有時，就選擇我們的第一屆學生，目前在新竹某國立大學的學園團契社服事。Ji 說 YT 跟她講，有回在走廊我問她最近如何，她都快哭出來。我遂要 Ji 轉告 YT 來找我，只是 YT 一直沒來。

學期快結束時，某個星期六，在校園巧遇 YT，我請她來找我。隔幾天她來了。她顯得比前一年開朗很多，跟我講了不少事。說不定也是因現在沒修我的課，跟我談話的壓力小些。她告訴我，去年負責團契，佔據她很多時間。目前她仍有系上三門必修課，若都及格，這學年結束便可畢業。都可以及格嗎？我問她。希望會，她答。但隨即改口，一定要會。很好！年輕人總要有點信心。問她畢業後有何打算？我預期

的答案，是讀研究所。我要讀神學院，她答。很好啊！於是我們談了一陣子讀神學院的事，我還給她一些建議。末了她說，原以為告訴我想讀神學院會被我罵。YT 臨離開前說，她本來想帶著成績單再來找我。成績不重要，我說。成績不重要？她再度有些愕然。原來她久不來找我，是想等“有顏”才見江東父老。

好吧！應該是說成績沒那麼重要。我當然希望學生努力好學，不要浪費生命。畢竟現在所修的課，將來都有些用處。不見得真正實際用到，可能是思維上的。每門課總有一套思維方式，學到這套思維方式，比短短的考試時間中，能做對幾道題更重要。但人非生而知之者，18歲的孩子，糊里糊塗進入某一學系，面對一堆系上給你的課程，學習難免有困難。身為老師，並不會因學生成績不好，就輕看他。如果我們不會因一個人歌唱得不好，或球打得不好，就不願與他接觸，那對成績也該如此對待。但當大部分的學生，只知又繼續順著潮流，進入下一階段，有個目標，清晰知道自己未來的方向，是為老師所欣賞的。而所選擇的路，如果是較少人走的，將更為老師所另眼相看。

艾爾帕西諾 (Al Pacino)，在他那部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女人香 (Scent of a Woman, 1992) 中，有段台詞：

當我走到人生十字路口，我總是知道那條路是對的，毫無例外，我就是知道。
但我從不走，為什麼？
因為那條路太辛苦了。

心在南方

很多時候對的那條路是很辛苦的。但如果這真是你自己要的，則雖辛苦，却是愉快的。這精神上的愉快，將遠勝過任何報酬。話說回來，人生能走自己想走的路，即使只是途中的一小段，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。(98.2.3)